

相约水润兴化 共享运动快乐



球 瘾

□董景云

小小的乒乓球哪来这么大的魅力?是它的轻巧灵便,立见输赢,如同乐器里的笛子、口琴?还是它轻灵飘逸,如同一首微诗亦或一支短曲?

小时候,我们习惯地称这小小的球儿叫“弹球儿”,打乒乓球自然就是打“弹球儿”了。

最早知晓乒乓球,是到三里之外的万朱小学替老师送试卷。那所学校操场上,有一个水泥的乒乓球台,许多学生围在两边,看一胖一瘦两个拖着鼻涕汗流满面的学生一来一去地打球。围观的帮着数球:八平,八九,八十……喊声一声紧过一声。终于,瘦子漂亮地挥臂一抽,胖子迟疑了零点几秒,接了个空拍,所有人一起欢呼——下干,下干!胖子憋红了脸,悻悻而退,另一个更胖的胖子挤了上去……

我被这漂亮的一挥臂和那个神奇的小球迷住了,久久没有移步。直到球飞滚到我的脚下,才猛然清醒。我迅速捡起球,趁机在地上拍了两下,才扔给了一路追过来的瘦子,还吃了他一个白眼。

这球如此轻,弹性却很大,这一蹦一跳的小精灵瞬间充满了我的全部的心胸。

回家的路上,似乎还隐约听到后面渐行渐远的乒乓球声。

一放学,我就翻箱倒柜地找了一块杨木板,画了一个球拍形,用弓锯完成了我的球拍。又花了一个鸡蛋的代价买了一只乒乓球——当我一路走一路拍着球来到学校时,一下子成了全校的风云人物!

没有对打的伙伴,就对着墙打。不过,很快,学校里就出现了第二只第三只球拍,并且无一例外地是自制的,圆的方的大的小的都有。找不到材料,拆床板、锯砧板的也不在少数。

最遗憾的是,我们学校没有乒乓球台子。只好把学桌靠拢起来,中间拿几块小青砖挡着做界,就煞有其事地打起来了。放学了,就在空中打过来打过去的。还有的,在水泥地上划一块长方形的区域,蹲在地上就进行了。偶尔谁发的一个球旋转起来,大家就兴奋地喊起来:“旋球,旋球!”有的就干脆叫嚷“旋子,旋子”。于是对发球的同学崇拜有加。

后来,我们总算考到了早就期盼着的万朱初中,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乒乓球桌——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个用两块水泥板搁在砖墩子上的台子。于是,一下课就握着球拍发疯似的往台子那儿跑。上百个学生就那么一个台子,很难夺到的,只好排在那儿替人家数球,捡球。情愿其

中的一个小子快快输球,早点“下干”。有时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上了,讨厌的铃声却响了起来,只好又往教室跑!

有几个时间段是最容易夺到台子的。一是放饭后,本庄学生回去吃饭了,我们不忙吃,或者买个烧饼对付一下,这时人少,可以美美地抽上几个回合。另一个是星期天,我们几个约好了,打高肩(叠罗汉)爬墙头跳进校园,人也不多。

最过瘾的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。我们几个吃着月饼,剥着菱角,在田野里闲逛。月光朗照,如同白昼,不知是谁的一句提议,我们便回家悄悄地拿了球拍,步行三里路,轻轻地摸进学校。没有人争,没有人夺,只有那个精灵似的球在如水的月色里穿梭,笃笃之声在宁静的夜里显得尤为清脆而充实。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满足的感觉。

夜深,人累,我们坐在冰凉的水泥台子上休息,在隐约的蛙鼓虫鸣声里,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,直到心急如焚的家长把我们一一摇醒……

“陈堡草荡杯”
喜迎省运主题征文

我敬重的唐老师

□朱桂友

几个热心的同学又在张罗今年的同学会,既是因为疫情的缘故,同学们好久不聚了,更主要是今年我们毕业四十年了,值得纪念。

可我,却没有预期的兴奋和激动,因为我们亲爱的班主任唐伟明老师远在南京,因为身体的原因,依然不能出席。一次次聚会,一次次期盼,可她一直不能出席,四十年了,我一直想见却没能再见到她。

毕业以来,她的音容笑貌,始终在脑际,她的很多教诲至今在影响着作为教师的我。

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,语文基础知识特别薄弱。当时连最基本的字、词都读不准、写不出、辨不了、用不上,每次的语文作业,都是稀里糊涂地做,莫名其妙地错,与班里的其他同学差距很大。唐老师没有放弃我们,她编印了很多讲义,帮我们系统学习、练习、巩固,一个学期下来,我们的讲义装订成厚厚的一本,用很多同学的话来说,比买的复习资料更系统、更有价值。就这样,我对语文学习开始有了感觉,有了信心,成绩也不断提高。

从课堂教学效果和效率来讲,老师上课一般提问成绩比较好的同学。有时,老师提问坐在我前面的几个同学轮流回答,等轮到我的时候,即使我也很想回答,即使我的思考和回答是正确的,却也会被老师无情地忽视。唐老师却不这样,她会根据问题的难易度提问不同的同学,特别是,她会将一些基础的问题让我这类同学回答,并在回答正确后大加赞赏,如果回答错误了,她也会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“基础不牢,地动山摇”,使我感觉到自己受到了重视,意识到上课注意力集中和课后及时复习整理的重要性。

一次偶发事件让我至今感恩唐老师。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,因为班级晚自习人数比较多,而天气又比较热,我就自行找到了一个空教室自习。教室门锁着,

我越窗而入,一个人开了那么多灯,这当然是违反学校规定的行为,当被巡视的学校领导看见后,我知道自己错了,并且马上承认错误。可是道歉于事无补,第二天依旧把我带到唐老师面前,说我是破窗而入,有盗窃行为,要“开除”我,这可冤枉我了,把我吓坏了。唐老师先是替我求情,而后又据理力争:窗户没有坏,怎能说是破窗而入?这个班级同学没有少一样物品,怎能说是盗窃行为?她像老鹰一样护着我这个当时胆颤心惊的小鸡,唐老师义正词严。事后唐老师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,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她菩萨心肠下的威严,也让我知道应该严格遵守学校的纪律和规定。

还有一个关于“五元钱的事”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。在一个周末的下午,唐老师在临放学前找到我,想请我带一袋稻子给她喂养鸡,我欣然答应,因为一袋稻子对农户人家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。我周日下午返校时把稻子带到了住在学校的唐老师家,她却拿着准备好的五元钱给我,并说谢谢我这么远的路带给她,辛苦了。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,说正在秋收季节一袋稻子不算什么,更何况是送给老师,送给对我关心鼓励很多的老师。唐老师不乐意了,说如果我不收她的钱,就让我把稻子再带回家去,说农村人种地很辛苦,白白收了她会过意

不去等等。最后我只好收下她给的五元钱。在当时每顿饭只要五分钱菜钱,一角五分钱就能改善伙食,五元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事后多次想起,这又何止是五元钱啊,这是一个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形象,唐老师的人格魅力让我一辈子受到感动,难以忘怀。

1982年,我考取了扬州师范学院,毕业后也成了一名教师,也做了多年的班主任,并且也负责学校和所在区域的德育工作多年。唐老师当年如何平等对待和关心每一个学生,如何既严格要求又关爱保护学生,如何在平凡中彰显不平凡,如何用人格力量影响和教育学生的事,这些都时时鞭策我。今天,我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也取得了一点成绩,很多是受到了唐老师的影响。

四十年了,没有见过唐老师,等有机会,我得专程去拜见我的唐老师,向她汇报我这么多年的工作,特别是当面向她表示感恩和敬重。

在今年同学聚会前,谨以此,来纪念我们的高中岁月,来表达对那一代老师的崇高敬意。



水乡夏日

卢寅 摄



天

牛

□王亮庭

这个夏天已经遇见天牛三次了,都是黑身白点的那种,奇怪也不奇怪,也许我们这边这种比较多。

天牛,可以说是陪我们一起长大的朋友,但它没有长大。永远小不点的它,仿佛还停留在我们的童年。

看见它,就想起我们做的傻事来。只要抓住它,必定数一数它有几岁。怎么数?看触角。它长长的触角是黑白相间的,是分节的,就数那节,一节一岁。也不知道是谁告诉我们的,反正口口相传,都信以为真。但天牛不那么配合,力气又大,我们得一手抓着它,一手指着数数。天牛就张着大嘴,扭着脖颈,“昂昂”地叫。

据说天牛是害虫,但我们从来没伤害过它,玩够了,就把它放生了。倒是蜜蜂,勤劳的象征,甜蜜的源泉,被我们残忍地虐待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,转眼三十年过去了。看见天牛,还是那样亲切。

第一次,它在草坪上练爬杆。杆即嫩草茎,弱不禁风,它那体重,更经不住。草几乎弯到地面,它差点脱手摔下来。我差点像孩子似的笑出声来。不知这有什么好爬的,可能这比较有难度,它跟谁打赌,想挑战。谁?人呢?

第二次,我在路上走,发现了它。它也在走,目中无人。

这胆子也太大了吧。这里人来车往的,大概率会被踩扁,或者被车轮压得稀巴烂。而它又听不懂我的语言,所以,赶紧的,我捏起它就走,不管它愿意不愿意。

身体受到侵犯,它当然不愿意,于是尽力反抗着。明显感受到它有一股子蛮力,但在我这里只是徒劳地挣扎。又听见那“昂昂”的叫声了,像是发怒,又像是在哭。注意到它那狰狞的口器,钳子一般,一张一合的,我想如果这时被它咬到,一块肉就会下来。

终于到了那棵银杏树跟前。我把它放上去,它一下子抓住树皮,立刻迈腿往上爬了。这算彻底安全了,但这家伙,不仅不说“谢谢”,连回头都不回。而我怎么可能同它计较呢?爬吧,爬到你想去的地方。这个黑家伙,晃着触角,只管爬着,速度还挺快,看起来很神气的样子。越爬越高,直到被枝叶挡住,我才离开。我该回家了。

第三次。我在客厅。它趴在窗外玻璃上。爬了几下,觉得不行,展开膜翅飞走了。它想干什么?

它想干什么,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自己想干什么。每一次,我都想着好好地看一看它。很简单,就是看一看它。

它的肤色单调,整体形态还是很精致的,老天对它不薄。它像一辆装甲车,很酷,怪不得孩子们喜欢。就是嘴巴吓人,又因此具备了刺激性。

查了一下,它叫星天牛。名副其实,它是我们的一小片星空。

它有很多同胞。我去年还看见过桃红颈天牛。而且是两只。不过,不巧,它们正抱在一起打架,更没空理我。我就又做起了忠实的观众。